

223904

壯悔堂集

中華書局印行



壯悔堂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壯悔堂文集序

侯子囊所刊古文數百篇兵火焚佚盡亡其冊乙酉秋自江南歸里始悔從前古文辭之未合于法若幸兵火爲掩拙者今十年中新著古文若干卷以付徐子而敘之敘曰明三百年之文擬馬遷擬班固進而擬莊列擬管韓擬左國公穀擬石鼓文穆天子傳似矣卒以謂唐宋無文則可謂溺於李夢陽何景明之說而中無確然自信者也夫孔子之時去開闢之時已數千年孔子刪書起于唐敘詩綴以商以明世遠言湮滅沒莫考但舉二千年以內之言擇其雅者爲人誦習之法古者法其近古而已矣蓋古文如漢如莊列如管韓如左國公穀如石鼓文穆天子傳法莫具于馬遷前此之文馬遷不遺後此之文不能遺馬遷然而馬遷之文法具矣體裁有未備也備之者其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諸子乎諸子之于馬遷猶顏曾思孟之于孔子也道必學孔子然善學者學顏曾思孟而已矣文必學馬遷然善學者學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而已矣蓋進而上之如莊列如管韓如左國如公穀如石鼓文穆天子傳猶羲農之制作皇娥之歌謠高而不可爲儀者也侯子今十年之文則可謂離于夢陽景明之說而中有確然自信者也蓋夢陽景明謂爲文本子馬遷是矣乃所爲誌銘書記諸作景明猶稍稍自好而夢陽則支蔓無章降而弇州白雪諸子尤而效之明三百年所以有詩而無古文辭也詩之所以越宋元而直同于唐也夢陽景明之功也文之所以三百年支蔓無章者夢陽景明之過也而世猶莫之寤也惟侯子之文奉馬遷爲高會而實宗乎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諸子一氣磅礴百折不移雖舉世不喻未有以易之也或曰信子之言則昌黎諸子之文反居子遷固莊列管韓左國公穀石鼓文穆天子傳之上矣對曰君子之爲古文辭也爲其真者而已矣真者不必其貌之似也彼僞鼎彝者淬以銅青飾以土蝕亦何益乎篆隸之變而八分行草也晉之羲之獻之唐之虞世南

顏真卿亦工其變者而已矣不聞其習篆隸也知此者可以讀侯子之文矣社第徐隣唐爾黃氏撰

壯悔堂文集序

事有數百年失之而一朝得之者有識者遇之其咨嗟讚歎而急稱之可知也有數百年失之而一朝得之者其在小者猶不能不以之興感況於數百年失之而一朝得之者而適在於經國之業不朽之際其關於世何如也嗚呼文章至今日凡數變矣易書詩春秋四子之書以載道也非可以文言也歐陽修曰讀易者如無春秋讀詩者如無書聖人之文不可及也至矣哉修之研見至隱也哉世皆知誦蘇洵之文而洵乃淵源於孟子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聖賢之文莫不有條理每進而愈出而合離起伏開文之變而具乎規矩放子戰國接乎漢氏而離離蔚蔚爭長並出亦魏乎其感哉漢氏之文不易盡尤著者爲司馬遷班固固尚有不及遷者而遷遂爲古今文之冠然則合離起伏極文之變而莫不有規矩後之學者其尚求之遷焉可矣求工於字與句晉以後之失也昔人所以謂之衰也直謂之無文焉可也嗣感嗣衰而衰之極者至於明古人之文潔而明之文冗古人之文粹而明之文膚古人之文朴以蒼而明之文媚明之文鉤棘夫晉以後以其求工於字與句者失之而在唐宋有韓柳歐蘇曾王諸公取其潔者精者朴以蒼者而以合離起伏變化而一乎規矩者拯之韓柳歐蘇曾王諸公拯之而明乃以其冗者膚者媚而鉤棘者易其潔者精者朴以蒼者以壞之文之統不亡吾知必有韓柳歐蘇曾王諸公起于六代五季有韓柳歐蘇曾王諸公起于六代五季亦知必有若諸公者起于明當此之時而視其人其所關何如也需之而遇之其爲咨嗟讚歎而急稱之者又可知也則余友侯子其人也侯子曩以詩與制舉藝名海內海內凡在宿儒無不知有侯子而尚未見侯子之爲古文也侯子十年前嘗出爲整麗之作而近乃大毀其向文求所爲韓柳歐蘇曾王諸公以幾於司馬遷者而肆力焉而其文已竟與韓柳歐蘇曾王諸公等昔司馬遷歷四海周天下

名山大川廣而遇之故其文奇偉振耀古今夫文非徒以辭也侯子向嘗遊兩都歷邊塞浮江淮盡吳越觀覽人物之盛所涉者多則所得於事與理者益精理足乎中而充其外知與古作者發明矣今將次所爲文行于世其爲離合起伏變化而合乎規矩者世應具見也壬辰秋九月同里年盟弟徐作肅恭士書

侯朝宗先生傳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祖執璠明太常寺卿父恂戶部尚書風節皆爲世所仰重方域生有異質侍父京師多爲賢公卿所賞拔謂疆記可比漢張安世幹局可比唐李文鏡足稱膏肓中才子第方域既出事公卿又習聞家庭訓述遂能諳練當代典故別白士大夫賢否歸益讀書交結里中雋異如賈開宗徐作霖劉伯愚吳伯裔兄弟輩日相切磨爲文皆古雅淡泊復能以氣誼自尙於是名起雪苑南國應復兩社之豪翕然宗之年二十二就試金陵雲間楊廷樞攜登金山俯仰慷慨有極目神州舍我誰膺之歎既而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以口舌嚴崔魏遺孽之誅一時文章氣節經濟之譽爭歸朝宗焉其後父督軍援汴方域亟效言迫於時勢遂寢其策遣往寓吳道謁叛帥劉超劫使畫策方域不少爲屈縷縷分別禍福爲陳北都困迫惟以所統疾走勤王庶可轉敗爲功即不然亦可漸洗惡名失此則身死名辱言皆深中事機識者聞之謂朝宗每以經綸自許今乃知爲不謬也迨福王立於南都馬士英以定策蒙寵諸見廢於正論皆資緣以復進籌爲方域所斥絕者躍位司馬欲修故怨假詔逐捕幾殺之逃匿史可法軍中乃免 天兵渡江始歸田里與一二老儒討論文章性道之指所得往往益深其散見於篇中皆歷歷可考也蓋痛懲少年果銳浮華無所用漸欲反身切治以要其歸未幾卒方域生於貴胄負高才重望有不可一世之意然人有一善即在孤寒未嘗不獎激推引與之均禮其尤賢者則屈己下之惟恐不得所欲寧易爲人所可及苟充其志即古休休有容以善養人又何尙焉而使不在興賢育才之地抑亦斯人之不幸與嗚呼

論曰世之知有朝宗者衆矣類以其文云耳即其氣節才猷亦不過視爲文中之藻葩或未能盡知而許爲果然也況有能進於是焉者乎舉細遺大惡在乎其知之也余獨信先生有幾道之姿特降年不

久未盡其變化之用耳以語世人未見有契余言者嗚呼人豈易知知人亦豈易言苟非無蔽於前而逆溯其志之所向者其孰與幾之故特爲小傳以彰其微焉睢州後學田蘭芳撰

本傳

侯方域字朝宗南邱人也幼博學隨父司徒官京師習知中朝事嘗歎曰天下目亂所見卿大夫殊無足以佐中興者其殆不救乎去遊金陵爲一時所重尤負氣阮大鍼願與交不肯往後大鍼與黨人獄欲殺方域渡揚子依高傑得免豫王師南下傑已死方域說其軍中大將急引兵斷盱眙浮橋而分揚州水軍爲二戰不勝則以一由泰興趨江陰據常州一由通州趨常熟據蘇州守財賦之地跨江連湖障蔽東越徐圖後計大將不聽以銳甲十萬降從其軍渡江授官辭歸明思宗時劇寇李自成破河南四郡圍汴司徒出視師方域嘗進計曰大人受討賊重任師纔一旅廟堂言議牽制難行奏乞兵糧甲仗皆遠在數千里外不可猝得今賜劍久虛不用願破文法首徇一甲科令守諸所徵辦旬日便集晉帥許定國師噪當立斬之以明軍法亦不須奏事辦威立疾驅渡河中原土寨團結之徒不下數十萬皆願自効宜毋問所從來收而將之就左良玉於襄陽約孫陝督掎角并進賊乃可圖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今責救汴汴守堅未易下舍之乃所以救之也司徒曰如此是我先跋扈矣小子多言不宜在軍遣還吳道遇永城叛帥劉超挾之問曰與若有舊今獨不一言救超死耶方域曰君所坐不過殺一御史奈何據反今三輔有警君能兼行赴救負義之甲卽勤王之旅勝固立功敗則以一死殉國策之上也急自縛往見吾父儻待奏命朝廷方姑息我臣君未必死不然亦免族滅次也南歸率羣賊出永城門往來宛洛間觀變通誅我卽不言亦必有爲君畫者然如此則真反矣願君無以爲意超服其言亦不殺也方域豪邁多大略少本有濟世志嘗與吳應箕夏允彝醉登金山指評當世人物臨江悲歌二子以方域比周瑜王猛己卯舉南省第三人以策語觸諱黜辛卯舉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復斥不錄既不見用乃放意聲伎已而悔之發憤爲詩歌古文論者謂

其詩追少陵古文出入韓歐其應制文尤自成一家從來作者皆不能兼獨方域兼之今觀其集非虛語也武威賈開宗撰

侯朝宗公子傳

方明季啓禎之間逆閹魏忠賢徒黨與正人君子各立門戶而一時才俊雄傑之士身不在位奮然爲天下持大義者有四公子其人四公子者桐城方密之以智如皋冒辟疆襄宜興陳定生貞慧與商邱侯朝宗方域而侯公子尤以文章著公子祖曰太常公執蒲父曰司徒公恂叔曰司成公恪皆以東林忤逆閹先後罷官而司徒公罹禍最酷下請室者再公子爲司徒公第三子生而穎異讀書兼數人幼隨司徒公官京師卽慷慨肝衡好言天下大計東髮歸試輒冠一軍爲文若不經思下筆千萬言立就僭昆弟輩及里中諸子創社雪苑與四方聲氣相應和一時有吳侯徐劉之目性豪邁不受羈束嘗讀書東園時太常公家居課諸孫嚴甚公子每攜季弟逸出選伎徵歌數數然終不荒所業已以郡學生例入南雍應留都京兆試留都故佳麗地海內賢豪輻輳論交把臂馳騁於詩酒聲色之場公子遨遊其間人人引重無不願交恐後以是各益盛氣意氣殊自得也雅嗜聲技解音律買童子吳閬延名師教之身自按譜不使有一字謬錯縱或賓筵轟飲高談雅辯滑稽嘲笑之時或對客揮毫賦詩屬文裁答東如流水耳聽目攝心度口酬他人傍觀五色眩瞀而公子兼綜並理洋洋若平常脫或白雪偶垂紅牙稍越曲有誤周郎顧聞聲先覺雖梨園老弟子莫不畏服其神也初司徒公亦留意於此蓄家樂務使窮態極工致令小童隨侍入朝班審諸諸大老賢奸忠佞之狀一切效之排場取神似逼真以爲笑噱至是投老寂寞公子乃教成諸童挈供堂上歡司徒公爲色喜而里中樂部因推侯氏爲第一也公子雖豪舉乎然心不忘家國之故彌敦氣節詡詡負經濟頗思自見其才會大賊李自成蹂躪河南破四郡圍汴急朝命起司徒公督師解汴圍賜尚方劍得便宜行事於是公子立進計請用賜劍誅晉帥許定國以譏師之罪而破文法斬一甲科守令之不應徵辦者

庶幾事集威行然後疾驅渡河收中原土寨團結之衆以合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傳庭犄角並進則汴圍不救自解毋徒違朝命急救汴也司徒公大駭曰如此是我先跋扈矣小子多言不宜在軍亟遣還吳而採其言飛章上請爲忌者所厄迄無成功噫司徒公之守經公子之達變卒皆不見用豈不惜哉後司徒公徵調不前解圍無策汴爲河所沒而復速公下請室許定國選壘觀望終殺高傑爲豫腹心患人始歎公子料事多奇中云公子既還吳旋值甲申之變留都擁立福王而當國者馬士英與閣黨阮大鍼比大鍼貪壬凶險顧少有俊才其未黨閹時司徒公絕愛之後以身陷大逆見擯君子猶欲以世誼之誼與公子通殷勤且欲藉公子以解於四公子之徒公子拒之峻事見公子集內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中大鍼得書怒日夜謀殺公子及得志大興黨人之獄公子走依高傑得免傑遇害公子說其軍中大將策甚善不聽公子乃身歸奉司徒公伏處鄉國苦無聊侘僚惟日與二三同志修復舊社痛飲悲歌以寓其牢騷不平之志焉暇卽肆力於詩古文自編四憶堂詩壯悔堂文二集各若干首論者謂其詩追少陵古文出入韓歐洵不媿也制舉藝亦成一家言特數奇不偶己卯舉南省第三人以策語觸諱黜辛卯舉豫省第一人復爲忌者所阻斥置副車嗟乎此固命也然以之人之才一第又寧足爲重輕哉公子沒時年纔三十有七歿後遺集傳誦天下而古文尤爲當世所宗尙余雖不及見公子而雅好其文公子之兄赤社先生方夏成丙戌進士又與先少保爲齊年友故知公子事甚悉公子身沒言立子孫皆能世其家學孫重喜以明經爲開封教授才而有文

論曰今天下詩家頗不乏而古文之作者顧稀豈不以工有難易哉以余所見侯公子壯悔堂集其必傳者也與公子後先接踵者豫章王于一猷定之四照堂集寧都魏冰叔禧之易堂集吳江計甫草東

之改亭集皆在伯仲之間而長洲汪君文琬操繩尺衡量諸家失之過嚴去取多未噍人意其自著類稿亦多可議者余曾于南草集序微發其端大指已略可見公子同邑宋牧仲中丞方刻諸家文行世當必以公子集爲稱首余欲寓書中丞勸其自出心裁而不可拘拘於若文之去取恐微言未足信重偶於傳公子而聊附及之中丞知與不知不必問矣諸家之外余素所服膺者尙有余師武林陳稽留先生祚明之敝帚集余友秀水朱錫鬯彝尊之竹垞文類尙與諸家並傳不朽誠一時之盛也而公子之所得不既多乎時

康熙乙亥孟夏望後一日燕越年家後學胡介祉拜撰

年譜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三月公生一歲

我

大清兵克撫順及清河堡

泰昌元年庚申公三歲

天啓元年辛酉公四歲

司徒公授山西道御史疏劾方相從哲追論三案

天啓二年壬戌公五歲

貴州安邦彥倡諸苗叛詔以司徒公巡按之

天啓四年甲子公七歲

魏忠賢興東林黨人獄司徒公削籍

崇禎元年戊辰公十一歲

魏忠賢誅詔起司徒公廣西道御史疏請定逆案以大等治罪

崇禎二年己巳公十二歲

司徒公遷太僕少卿

崇禎三年庚午公十三歲

司徒公以右本兵視師昌平拔偏裨尤世威爲大帥識左夏玉於

卒伍使將兵援大凌河

崇禎五年壬申公十五歲

應童子試

崇禎六年癸酉公十六歲

司徒公遷戶部尚書奏擢史可法薦何楷爲給事中 娶東平太

守常公女 仲兄方夏舉河南鄉試第二人

崇禎七年甲戌公十七歲

代司徒公草屯田奏議

崇禎九年丙子公十九歲

司徒公爲薛相國觀溫相體仁所嫉嫉給事宋之晉奏劾廢餉逮繫獄 是歲天狗星見豫分秦寇大入中原詔求直言給事李化

龍切諫坐貶公有妖孽詩

崇禎十年丁丑公二十歲

司徒公繫獄

崇禎十一年戊寅公二十一歲

司徒公繫獄 是歲相楊嗣昌中允黃道周論之下吏御史成勇

救道周並逮勇南本兵范景文會諸卿申救不得去位公有贈范

司馬詩

崇禎十二年己卯公二十二歲

司徒公繫獄 入南雍應南京試交陳公子定生吳秀才次尾及

南中諸名鉅主盟復社登金山評當時人物臨江悲歌諸子以周

瑜王猛比公 是歲大凌河降楊嗣昌獄和議何楷劾之公有贈

何給事楷詩

崇禎十三年庚辰公二十三歲

司徒公繫獄 公歸自金陵主雪苑社

崇禎十四年辛巳公二十四歲

司徒公出於獄 是歲太常公卒司徒公憂居公奉往江南建德

乞太常公銘於冢宰鄭三俊豫省大旱蝗斗粟錢二千人相食李

自成破河南南陽諸郡旋圍汴命內監劉元斌將禁兵趨救留歸

德不進圍歸德外郭索子女玉帛旋大掠解去 公有聞亂及禁

旅詩

崇禎十五年壬午公二十五歲

公奉司徒公流寓南中 寇破歸德太常公夫人田及二媳汴婦

劉恕婦朱鳳賊死之 光祿丞執中科舍人忻諸生恆懷忱恕怡

恬慮怙方鎮方弼方將方度國澤治泗鎬死之 社友吳伯喬吳

伯胤徐作霖張渭拒賊戰敗死之 外圍急起司徒公河南平賊總督統左良玉七鎮兵救汴公進距河計司徒公不聽代草流賊形勢疏奏入不許司徒公遣公還吳道出永城爲叛將劉超所劫諭以禍福俾勸王自贖不聽 寇決河灌開封城陷

崇禎十六年癸未公二十六歲

司徒公解任避兵揚州 左良玉軍襄陽以糧盡移駐九江欲趨南京南本兵乞公爲司徒書馳諭止之阮大鍼以蜚語中公公避於宜興有與光祿書 以不卽救汴連司徒公繫獄

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甲申公二十七歲

寇破北京明莊烈愍帝殉之 司徒公脫自獄 南中立福世子德昌郡王曰弘光 閣部史可法督兵揚州 阮大鍼仍光祿卿修東林之怨逮復社諸子公依蘇松撫軍張鳳翔有贈張尙書詩阮大鍼復檄捕公公渡江依史可法於揚州 司徒公流寓徽州

順治二年乙酉公二十八歲

依高傑防河傑旋爲許定國所殺公說其軍中大將規畫東南不聽歸里旋省司徒公於徽州假道宜興訪陳定生阮大鍼廉得之就定生舍逮公

大兵下江南弘光出奔明亡公獄得解奉司徒公歸商邱

順治三年丙戌公二十九歲

司徒公築南園居之 仲兄方夏成進士

順治四年丁亥公三十歲

奉司徒公居南園

順治五年戊子公三十一歲

奉司徒公居南園

順治六年己丑公三十二歲

奉司徒公居南園

順治七年庚寅公三十三歲

奉司徒公居南園 三省督府張公存仁詢訪公於居里條陳剿撫十議

順治八年辛卯公三十四歲

奉司徒公居南園 當事欲案治公以及於司徒公者有司趨應省試方解

順治九年壬辰公三十五歲

司徒公居南園 治壯悔堂作文記之 訪陳定生於宜興 作文祭吳次尾 與方密之書 修雪苑六子社 作哀辭九章

順治十年癸巳公三十六歲

奉司徒公居南園

順治十一年甲午公三十七歲十二月公卒

吳支五世族孫洵輯

五世孫 訂較

壯悔堂文集目錄

第一卷

序十六首

送徐吳二子序

贈倪榮陽序

贈徐恭士序

贈彭孝先序

贈王子序

贈丁豫序

贈鄭大夫序

代司徒公贈萬將軍序

代司徒公贈周生序

贈江令序

代宋太保贈衛商城序

贈李第序

秋園雜佩序

大寂子詩序

彭容園文序

倪涵谷文序

第二卷

序十六首

梅宣城詩序

八陣圖序

曼翁詩序

孟仲練詩序

贈宋子昭序

王瑞信文序

代司徒公送王博士序

樓山堂遺集序

戴黃門詩序

任王谷詩序

陳其年詩序

陽羨讌集序

陳緯雲文序

贈陳郎序

王彤生詩序

顧修遠辟疆園集序

第三卷

書十八首

答張天如書

答田中丞書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代司徒公與寧南侯書

答孫生書

與任王谷論文書

與王氏請藏經書

與王仲覺論物命書

與賈三兄論肉食書

再與賈三兄書

再與賈三兄書

與宋牧仲書

與吳駿公書

與陳定生論詩書

與橋木大師書

答孫若士書

答張爾公書

答倪玉純書

第四卷

奏議十四首

代司徒公論流賊形勢奏 崇禎壬午

代司徒公屯田奏議 崇禎甲戌

官屯

軍屯

兵屯

民屯

商屯

腹屯

邊屯

墾種

考課

信任

上三省督府勦撫議 順治庚寅

萬孝子割股議

第五卷

傳十首

太常公家傳

司成公家傳

賈生傳

吳伯裔伯胤傳

徐作霖張渭傳

湯御史傳

寧南侯傳

李姬傳

任源遠傳

馬伶傳

第六卷

記十二首

重修白雲寺碑記

新遷顏魯公碑記

重修顏魯公碑亭記

陳將軍二鶴記

壯悔堂記

四憶堂記

鄭氏東園記

管夫人畫竹記

重修演武廳事記

重修書院碑記

倪雲林十萬圖記

雲起樓記

第七卷

論九首

朋黨論上

朋黨論下

宦官論

太平仁義之效論

太子丹論

謝安論

王猛論

顏真卿論

于謙論

第八卷

策十首

南省試策一 崇禎己卯

南省試策二

南省試策三

南省試策四

南省試策五

豫省試策一 順治辛卯

豫省試策二

豫省試策三

豫省試策四

豫省試策五

第九卷

表二首

擬 思宗改元追復楊漣等官爵并起被廢諸臣旋欽定逆案

頒示百官廷臣謝表

擬 上遣官致祭 先師孔子闕里羣臣謝表

說四首

定鼎說

賢人臧說

劉次隣字說

字曉兒說

書後六首

書昌黎潮州謝上表後

書周仲馭集後

書練貞吉日記後

書吳延仲集後

書彭西園集後

書黃子久畫後

第十卷

墓誌銘五首

明東平州太守常公墓誌銘

明少保左都御史陳公墓誌銘

沈季宣墓誌銘

曹秀才墓誌銘

郭老僕墓誌銘

祭文二首

祭吳次尾文

祭亡弟文

雜著八首

代三省督府張公禱雨文

告井神文

爲吳氏禱子疏

西施亡吳辯

狄仁傑反周復唐辯

憫漳

壯悔堂文集 目錄

盧告

蹇千里傳

壯悔堂文集目錄

壯悔堂文集卷一

睢陽侯方域朝宗著

玄孫必昌五世孫

同里 賈開宗靜子

徐作肅恭士

徐隣唐爾黃
宋 榮牧仲 評

序

送徐吳二子序

侯子既放涉江返棹棲乎高陽之舊廬日召酒徒飲醇酒醉則仰天而歌猛虎行戒門者曰有冠儒服儒服而以儒術請問者固拒之於是侯子之庭無儒者迹一日遇賢儒於途勞侯子曰子之術可以封然且不免於泮辨洗者不善用其手也吾願授子侯子叱曰是七聖焉羣迷而黃帝之所聽焚者也而賢儒又何知而身且死而猶傳蓬萊之藥而又誰欺言未畢賢儒遂走於是侯子出皆避去無所與語者會時時從其故人吳伯裔徐作霖遊一日二子過侯子置酒伺其飲酣而謁之曰我將走北門以儒術售天子賴子一言以壯我且拒索何侯子曰吾恐夫賢儒者惡其羣鴟逐鳳凰而鳴噪焉其後者嫉其文采之異己也蜀之犬望日而鳴者少所見多所怪也蜩蟻蟻信而自以爲得繩墨也今二子皆落脫好飲酒醉後讀書不求章句是吾所燭照而求者也雅善歌猛虎二子願聞之乎今夫虎見人無不噬者然遇嬰兒則舍之神不動也不敢觸醉夫避其氣也故欲求可以制虎者嬰兒之神而加以醉夫之氣庶乎近之矣今天下之虎多矣往見獵虎者焉步而入山隅以爲誦符而騎其項既見虎則又首鼠亦焉往而不爲所噬哉二子徐起謝侯子曰吾聞鄭之人有覆蕉者以爲夢而失醒乃求之然則凡有所求者寐且不可而況於醉耶子教我醉是猶適越而北轅也不如輟駕侯子曰二子行矣二子所言者逐鹿之幻者也是猶畫虎也安知鹿之不自爲焉安知馬之非即吾尻臂浸假而化焉至於無窮子其能醒而憶之耶今天子憫

生民之被噬方欲驅虎然屬之人輒色變者無他醒故也衆人皆醒二子獨醉吾且以二子爲嬰兒也二子行矣於是二子大呼盡一石而去

直是一篇奇文韓歐集中不嘗有

處處照應一絲不亂是極細心文字

贈倪榮陽序

友人王君侯服者東夏豪傑之士也舉於鄉以歸而貽書於余曰服輩出榮陽倪先生之門願得一言以頌先生非吾子不爲重先生之命也後五日將登吾子之堂以請已而王君至再致先生之命如其書嗚呼先生通且顯矣世莫不願得王公卿相之言擇其尤通且顯者而託焉先生乃獨折節向放廢之人求之若以余之言爲有幾於道者以此求天下士何士不得宜吾王君與其倫輩二三子之偕出其門也先生自敘曰倪氏自微之祁門遷於閩十有八代簪纓之威人傳東方倪氏若先生者豈徒以簪纓重數且以先生之折節虛懷天下士聞其風而慕之莫不願一遇先生以爲依歸又豈微與閩所得而私也先生又云閩有各山左旗右鼓兩峯之威甲於八郡荆公所謂龍蛇之神虎豹羣羣之文章橫柯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至其淑靈和濟之氣磅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意者其鍾之先生耶先生嘗治民而民懷取士而天下之士以得事業煥煥將來未卜其倫匹不知左旗右鼓其磅礴而委積者果足以當先生否也先生有二親在堂王夫人年八十餘在上昔唐寶曆中楊於陵自東洛入觀子嗣復知貢舉畢率生徒迎於潼關既而大宴於新昌里第於陵居正座嗣復率生徒跪拜稱觴一時賦詩以爲盛事今所傳楊汝士驚被鯉庭之詠所謂壓倒元白者是也先生行以治行超擢不次爲大僚王君輩必且賦曲江張謫春明門外相率迎先生一如楊氏惜余無汝士之才不能一爲詩歌以傳其盛於無

窮也雖然以余言先生之折節而好士照映千百世而下猶將見之即不及汝士其可傳者固在也

於零碎不好收拾處却借之起伏頓挫生姿生色關於神氣者不可易到藉士

須看其段落脫化處辭子

贈徐子序

侯子既放而有喜色或問焉曰徐子遇也或曰何也曰君子憂夫道之不彰不憂夫身之不得道在其友與在其身一也苟其友之彰夫道無以異於身也徐子吾友也或曰敢問彰夫身與彰夫道曰今夫舉於鄉登於國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其未致之也乃其固也其既致之天下以爲幸而且沾沾然而且烜烜然是其彰夫身也旦暮之遇也舉於鄉登於國知其所以然而然其未致之也天下信之其既致也天下以爲重有所啓而佑焉有所待而傳焉是則其彰夫道也徐子以之或曰徐子所遇者文也非道也曰否徐子之文寓於道者也往者大雅不作浮豔具陳十年以來天下之人淫詞駁說榛莽塞路當是時小生末儒挾一組織故冊子篇章之積不能以寸稍稍規而摹之取富貴如寄徐子輒閉關高臥不肯出也已而天子下詔書褒崇典型釐正繁蕪徐子乃奮起與昌明之運會嗚呼天下自此知積學力行之士必有其報而僥倖之不可以常試也息園莽之心務滋植之業誰之力歟徐子之文將不得爲其道乎哉且余嘗童而習之矣其人清剛方正性有所不可必形於色發於言凡其知所守而不變者非獨區區應世之技能已也今日天下以文求徐子徐子以其文易天下苟其大而能以道求徐子徐子又必以其道易天下如若所見是殆沾沾吾徐子者也烜烜吾徐子者也徐子方以爲恥而乃欲介之以稱觴耶或人默而退侯子告其友曰吾黨登徐子之堂請即以斯言爲贊矣無諛辭無蔽指使徐子收而藏之爲息壤焉可乎

衆皆曰然遂書以贈之

起束以道爲經以文爲緯是文章大關鍵處辭子

骨力頗類昌黎校仲

贈彭子序

歲乙酉河南貢士于鄉例也吾彭子與焉嗚呼夫士之遇不過豈不以時歟遇即幸不過非盡不幸余於彭子三歎以彭子之才使早十數年見用當世豈有所不足哉然而三北也已卯嘗中選已復罷去無何坐詩語鍛鍊軍懷獄御史必欲殺之值天下大變乃免當此時未嘗不歎彭子誠蚤達必不如是由今思之彭子蚤達豈止免鍛鍊昔者思宗之朝旁求若渴用人不次賤吏卑官往往見天子片言立取卿相彭子且入侍承明出領藩牧久矣在易之革大人虎變彭子宜何以稱焉然則彭子向者之選而復斥以至困頓幾死者誠非其材不豐而時不利也吾聞唐初如楊師道封倫宋初如范質王溥諸公其人者皆在前朝通籍踐履顯赫其後乃知命運權身輔聖主功名有足多者然而達節者少經經然議之難以龍蛇之道喻也以視馬周張齊賢起身布衣應運倏忽豈不附景命陟康衢磊落光明居然以得位行志大丈夫哉嗚呼彭子誠蚤達又何如其晚也嘗攷馬周薄遊郡邑間屢爲人折辱見者以爲酒徒齊賢饑寒尤不自保其不得意雅與彭子少年時無異然則士誠有才各當其世乃爲貴耳即使且困窮豈遂困哉

轉折處有勁姿有雋味藉士

贈王子序

郡之屬九而其以人文稱者太丘泰丘爲最泰丘有魏君敏祺學古行高太丘有練君貞吉能以家學知當世人物蓋又一丘之最者也嘗爲余言泰丘有王君侯服云余曾一見王君於郡東旅舍已而偕譙集共城歎其器識閑遠不可得而親疎以黃憲徐寧目之未幾舉